



在永康北部，酥溪上游的石湖溪蜿蜒流淌，龙山余脉在此铺展开一片青翠屏障。山环水抱之间，藏着一个名叫山西的古村落。900多年前，一匹灵性的战马在此驻足嘶鸣，引导着年轻的婺州通判胡穹在此安家，也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村庄的命运，与这片土地的文脉紧密相连。



古戏台(左)和胡穹像(右)

马嘶处 书声百年未绝

——村游记·山西

进入象珠镇山西村山西自然村，夏日的阳光洒在视野内曲曲直直的小巷，青砖、黛瓦、木门……这些古朴的建筑元素在眼前交织，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遥远的时代。

村民胡建成介绍，山西至今仍保留着百余幢老建筑，其中包括惠峰公祠、乃畚公祠、耐庵公祠、第一公祠、飞声书院、大屋里、理常厅等，以及“洗马池”等珍贵的古遗迹。

惠峰公祠，作为村内标志性建筑，默默诉说着古村的沧桑历史。这是一座融合了明清建筑风格的宗祠，古朴典雅，庄重肃穆。踏入堂内，居中而立的穹公像映入眼帘，整个空间呈现出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。沿中轴线望去，由近及远，穹公像两侧对称地排列着14根石柱，柱身镌刻着精美的诗文。“诗文都是对联形式的，字迹到现在还清晰可见。”胡建成说。

为什么叫山西？山西地名由来或许跟我们始祖有关，胡穹是山西省平阳县人。”在惠峰公祠内，面对穹公像，胡建成解释道。山西现有1000余人口，以胡姓为主。据史书记载，南宋绍兴年间，胡穹任婺州通判，行至太平乡宗仁里石柜山西麓时，坐骑突然嘶鸣不前。他环顾四周，只见山水格局宛如故乡再现，实为钟灵毓秀之地。于是，胡穹决定于此地解甲归田，筑庐定居。因村建于石柜山西麓，且为寄怀山西故土之情，遂将此地命名为“山西”。

从惠峰公祠出来，漫步在村庄小巷，两旁古宅林立，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，更增添了几分乡村的宁静与祥和。在乃畚公祠门前，只见池塘碧波荡漾，古祠两侧门栏上刻着“听奕观德”四字，寓意深远。乃畚公祠是一座专门为出嫁的女儿建造的祠堂，是永康为数不多的女祠。

踏入乃畚公祠，内部简朴而庄重的陈设映入眼帘。堂内支撑的木柱雕花保存完好，且各具特色。只见木柱上刻有武将将领，甲冑森然，战袍褶皱间仿佛隐闻金戈之鸣；灵鹿神态安闲，踱步于繁花草木之中。更为精妙的是，雕刻作品巧妙融入布局之中，武将四周环绕着镂空云纹，灵鹿身侧花枝婉转缠绕，多层立体空间营造出人物衣袂飘飘、飞禽翎羽翻飞的视觉效果。这样的布局与雕刻技艺，无疑为山西增添了更多的历史韵味与文化内涵。

如今，这座古老的祠堂已变身老年活动中心，成为村民们下棋聊天、打发时间的好去处。

村内古巷命名颇具雅意，如“耕读之家”“耕读之家”等。古巷，脚下道路仍保持着石板的原貌。古巷两侧，宋明清建筑院墙触手可及。建筑内部大多是木质结构，布局由前厅、天井、过水廊房、主堂组成。

推开房门，屋前的阿婆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参观。清凉的屋子瞬间隔挡了外界的燥热。“房子小了点，但是通风透气，对我们老人家来说够住了。”阿婆说，多数时候，她和村里老人喜欢聚在文化礼堂内聊聊天。“你猜猜我多少岁？”阿婆乐观健谈，“90多岁啦。”在山西，长寿的老人如行走的“地方志”，生动的“活地图”，为访客指指路、讲讲故事，守护着这一方村落记忆。

据统计，村中现存百余栋古建筑，虽然大多已无人居住，但文昌民居、鱼间四豪宅、求知民居等历史建筑依然保存完好，文保点多达十几处。然而，由于年久失修，许多古建筑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破损，令人惋惜。

除了古建筑，古井、古桥、古树、古亭也是村中一道风景线。千秧桥、千秧亭、石泉井、清水井等古迹与古建筑交相辉映，共同构成了山西独特的历史风貌。

越往村里走，越能发现山西的魅力。“山西古里耕读之家”——这绝非虚言。村中散布的古书院、书塾、老寓、串联起一条清晰的耕读传承之路。

建于清康熙年间的翰苑书院，曾聘请许玉衡、王逢昌等学者讲学。琅琅书声仿佛穿越了百年时空，诉说着“耕读传家久”的古训。而文昌高阁遗址，尽管只剩下残垣断壁，但仍能依稀可见清乾隆年间“阁后书塾数楹，学子朝夕攻读”的盛况。

这份刻入骨血的重耕重读基因，在时代变迁中始终焕发活力。民国二年，山西文会田产转为办学基金，创立了鼎新小学。这所乡间学府竟与梅城、培文等名门小学齐名，足见其深厚的底蕴与优质的教学。即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，鼎新小学更名为代太西乡中心小学，也依然坚守，为四方学子（远者来自十里牌、金坑等地）照亮求学之路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代太西乡中心小学更名为山西小学，直至2000年并入清溪小学。山西小学以九秩校龄、桃李满天下的荣光，见证了一代代学子在各行各业为国家奋斗的辉煌足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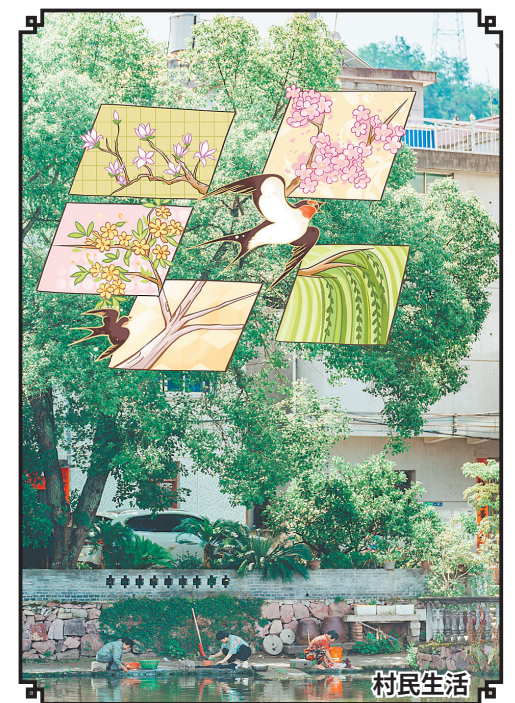
悠悠千年文脉，不仅孕育了无数仕民，更积淀了深厚的民俗文化与淳朴的乡风民情。接麻酥、迎龙灯、打罗汉、迎案上方岩等传统仪式每年都会如约而至，为村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祥和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村里的戏剧节，其历史可追溯至清咸丰丙辰年（1856年），已成为村民心中传承和弘扬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。每年农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，家家户户要备办酒菜招待客人，出嫁的女儿携带子女回娘家团聚，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中。

戏剧节的热闹不仅仅在于舞台上的精彩表演，更在于那份浓厚的乡土情感和文化遗产。戏台上，代代相传的古装戏剧轮番上演，传递着山西的民俗风情与历史记忆；戏台下，观众们聚精会神，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。

自1977年戏剧节恢复以来，其内容愈发丰富多彩。不仅有传统戏曲的深厚底蕴，更增添了村民自编自导、乡土气息浓郁的节目。这些从泥土中生长出的节目，深受村民与游客的喜爱，也让戏剧节成了山西一张亮丽的名片。胡建成说：“戏剧节对我们村来说，和春节一样重要，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更是联系村民之间情感的纽带，它让我们记得来路，更看到脚下热土崭新的希望。”

锣鼓未歇，戏韵悠长。这台唱了百余年的文化大戏，以古韵为根，以时代为枝，让醇厚的乡风民情得以代代相传，永不熄灭。



村民生活